# 延平答問

坤

江家文庫

七13
1078
之止

# 延平答問補錄

後學 琴川 周木 謙編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豫章集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語類 后並同

舊嘗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上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

枝葉之助。

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二氣間格物中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第理。

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効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通書言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綵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問五十知天命曰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熹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

吾與回言終日章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

問。李先生謂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嘗舉問李先生。曰。頃年張子韶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

孟子養氣一章。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袠發出來。後來思之。一袠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却說得配字極親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見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必有事焉而勿正。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李先生說。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

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李先生嘗論公
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曾亦不
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
無從已氏之說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
張羅落者大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
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
来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註解



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
橫渠語曰一故神兩故化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
不得終夜倚上坐思自集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
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熹時為學雖畧理會得有
得是恁地下工夫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
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熹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
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有理
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
理會耳。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
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
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
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

李先生云。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
畢竟佛學無是處。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
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模處。

佛者。皆以義利辯之。此是第一義。及見李先生之
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漸見其非。

伊川令呂進鈞去了韓宗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
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侯先生傳程門語錄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他作楊。
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
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

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

上蔡曾有手劄云。大事未辨。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辨。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斂不管事。然甚曉事也。

李先生答汪端明云。龜山對劉罷之言為負。文定代云。千木云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也。

李先生云。侯師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啖麤疎。人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緝密。

象憂喜亦憂喜。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很鬪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

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朱子大全后並同

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父在觀其志章至於三年之間如其非道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因以問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騃騃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

不必如此回互也

呂與叔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

中庸不可能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皆以為龜山中庸語意古爍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喜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如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

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畢意不約而合。謨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為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藹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去年春間。得沱伯崇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慤實做工夫。後來復別。此亦是一格也。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泄柳申詳聞李先生說。正是林說恐非。

熹記頃年注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

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春秋。王夫。沫及下手而先生棄去。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之平大。



先生發明之大旨也。

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為不易窺測。到此。

二程先生集。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其他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處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

李先生言。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

李先生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性理大全 后並同

李先生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胷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李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所能。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李先生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李先生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繫于陰陽。

又曰。陽以燥為性。以奇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偶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李先生曰。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

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有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感感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上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見李先生曾如此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

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熹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畏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源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格菴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下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

二。參三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生二者之戒。

大學或問

羅先生。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簿。卒于官。無嗣。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遇寇竊發。寄瘞于李耙母夫人墳之側。豫章集 后並同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遍求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陳淵語孟師說。跋有曰。孟子幾者。幸食。渴者。幸飲。賢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二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

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論其言益可喜。信掌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乘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

李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語類 后並同

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

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
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
畢就坐其所持專上詳綫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
成至於是也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
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
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
亦肯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
同頹如也真猶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甲夫野老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
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
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候師
聖來沙隄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
正蒙知言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及看舊嘗看正蒙
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蓋皆不可無
無之即是少椿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李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

李先生之學云常在目前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侯師聖大慶踈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者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慶踈處

李問陳幾叟借得胡文定春秋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亦然

熹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熹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曾與他說禪李先生只說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者聖賢言語熹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日後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龜山之學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之學出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

李先生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

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

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 朱子大全 右並同

學者須常令胷中通透灝落恐非延平先生李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季強著力做得

灝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

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掌宇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暉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朗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熹自弱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羅博文嘗從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喟然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熹亦受學于李先生之門先生為熹道公之為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審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為知人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户而疾痛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

已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言行錄 右同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文公謙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于李先生遝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 文公年譜 白並同

文公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于李先生洞明道要頗悟異學之非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文公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答問 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喜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性理大全

李先生初見羅先生書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關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

莫不有師其棣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甚存甚亡其詳不可得而攷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攄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多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庶有年矣況掌及

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迂僻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徂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接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敬操筴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白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

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芹。寒而求衣。不過乎綈布之温。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誕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爲貴。而必期乎珍異後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亦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傳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禄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傷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爲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悋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棟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敢。朝夕恐懼。未嘗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

有絶嗜慾指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塵忘情塏慧得旃林歡言蹤義路有依倚屢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舍爲一切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思則敗也衆人皆坐洞以此而不知洞輒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接物而與之爲春未古而多無有遠邇此洞所以願授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喜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越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醒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洞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豫章集　后並同

洞頻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洞不見顏範甚久恐史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雨方酣伏惟燕居爽愷順神尊候萬福洞塊處山樊絶無曩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舊學尋繹以警發僮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爲遠業加衛以須陞用至扣至扣垂便

謹上狀不宣重牛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侗向承見諭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録欲望頒
示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蓋元坐絶無適從正
賴師友之説啟發胷中憒憒耳有吾兄昔日唱和集
篇亦冀不外相示者畢即上納也侗再拜。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舊非便中傳示誨幅拜録
示盛製一一親心畫如見顔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
可言區區欲即嗣狀竊聆車馬近與白者他適以
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
以還慶侍尊候動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絶無適從

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採購雖粗能遣釋朝
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
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損示所志一一請思
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来鄙拙未嘗
輒敢發一語近爲朋遊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
録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
警誨者千萬勿悋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
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巍科爲交游慶此外加
愛爲禱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延平先生與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

吾黨鮮有曉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入極頼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撲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甚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憂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加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解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文公年譜

羅先生與陳默堂書曰。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二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彦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迨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趍向大抵迨正。謾録其書并從彦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為然否。

豫章集 后並同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

無用。緣置心官不當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之曰心之官則思。書曰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多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秖恐操心近矢人。

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力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

吾道當無礙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遶九峰。不但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疎慵。

陳淵答李先生書云。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爲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況堂奥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爲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

又云。自仲素老友之亡。舊學荒廢。無所就正。方茲待盡。立整朝廷。不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誓。一旦暴露。想雖如吾愿中之怒。恐亦不能掩其惡也。用

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教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奬何以當之行親杖屨遠送言不能盡

鼎元教授答李先生書云仲宸詩甚佳唐衢宇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爲八一哥取去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諸敦敘者可惜忘録此子近聞其爲絶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固知但可太息耳

熹向蒙指喻一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如前書中之意到關萬上得對畢即録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乎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莊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文憂可也　朱子大全　后並同

挽李先生詩曰河洛傳心後毫釐從易差淫辭方駭俗夫子獨名家本末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

渾謖興風月自悠然灑落濂溪旬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吟

歧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

祭延平先生文

曰山頹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既飭蓬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夕依教旨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緦絰痛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攀鴈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竹林精舍告先聖先師

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明白就講堂行禮宣聖像居中兗國公顏氏郯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紲牌字濂溪周先生東乙明道程先生西乙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紲牌字並設於地先生爲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語類祝文曰維年月日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

及與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
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
學雖殊轍。道則同歸。惟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
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曉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
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聚來。落
此一丘。葺居伊始。採厥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虔
尚其昭格。陟降庶幾。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
斁。今以吉日。謹奠。諸生。恭脩釋菜之禮。以先師兗
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
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



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
祀。朱子大全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夏。文公時年二十有四。始受學
于延平李先生之門。○二十八年戊寅春。見李先
生于延平。○三十年庚辰冬。又見李先生于延平
寓居舍旁西林院者閱月。○三十二年壬午春。迎
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歸延平。復寓西林院者
幾月。○隆興元年癸未。將趨召。問今日所宜言于
李先生。○是歲李先生卒。○二年甲申正月。往哭
李先生于延平。又叙述行狀。請銘帥汪端明。志其

墓。○比筮文往會○紹熙五年十二月竹林精舍告成。釋菜先師孔子。從祀周程張邵司馬及李先生。文公年譜

劉將孫。跋謙齋薦旨。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李氏。出謙齋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謙齋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華之後。慨然求之者舊聞。又乃得延平答問。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一少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謙齋家集。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



謙齋遺藁當以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無藏諸書院之古巑洞。庶託永久。

楊棟。請謚羅李二先生。言于朝曰。臣竊見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侗。晞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語。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辯。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

之賢者亦蒙褒奬或賜美謚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宗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旦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敘堯舜至孔子而歸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辯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學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欲乞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謚昭示寵褒豈惟二臣潛德發輝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

李侗字愿仲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見前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酬釋各有條序從彥喜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二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敷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慶飲食言笑終日油油

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焉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二十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顧釋而脫落屢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

寥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緊以理上。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掌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文字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須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夫心自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洞既閉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階亂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

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遺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愚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曺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鈍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丰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白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二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宋史

全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申據胡瑜牒掌謂文治興隆宜舉行於曠典儒先褒美期激勵於將來蓋國家化民成俗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設必崇先聖先師之祀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以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俾從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矣然有司討論未盡尚遺先儒楊時

等五人。未列祀。從祀。遂使盛明之世。猶有闕典。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者也。故宋慶士。延平先生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即其講論之旨也。故宋中書舍人。謚文定胡安國。闡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爲集傳。羽翼平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故宋慶士。贈太師榮國公。謚文正。九峰先生蔡沈。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旨。未及深有功於聖經者也。故宋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謚文忠。西山先生真德秀。慕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僞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黜出。獨以斯文爲已任。講習朝行。黨禁解而平學明。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儒先之秘。其功甚大。況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沈尚書集傳。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筵講讀。是皆有補於國家治道者矣。各人出處。詳見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勸後學。宜命禮官討論典禮。如周敦頤等例。聞奏施行。以補闕典。吾

道幸甚本省以其言具洛中書省仍遣胡瑜赴都投呈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書判送禮部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准所言回呈中書省一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謚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安國追封楚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元史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臣周木謹

奏為崇儒重道事內一件臣聞從祀之典凡先儒有功於聖門者咸與其列而況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乎臣竊見宋儒延平李侗得伊洛道學之妙徽國文公朱熹實師尊之講明正學其有功於聖教甚大紹熙五年十二月熹年六十有先師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及侗七人從祀時隆祀之典未舉也先是淳熙七年三月熹守南康

申省轉聞乞陞泗水侯孔鯉於從祀。時不果從。及熹既沒。至理宗淳祐元年。以手詔陞敦頤顥頤載及熹於從祀。度宗咸淳元年。幸太學。又陞雍光於從祀。二年。又陞泗水侯於從祀。悉取熹故事。行之而獨不及於侗焉。當時宰執。宜有所請而不聞者。此無他。有其君而無其臣故也。臣竊以為侗之學其傳歷有所自。而熹之師亦非侗一人。滄洲之祀。獨推於侗而不及他者。是必有深意也。厥後熹之門人。蔡沈及元儒許衡吳澄。一八則得熹小學讀之。敬信如神明。一八則得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是沈之與衡與澄。皆親炙私淑於熹者也。今亦陞於從祀。又奚疑。況熹自言侗為義重恩深之師。歷宋于今未之有。請者。此無他。蓋侗之學超然獨得於心性隱微之間。而非言語文字之未。宜人之所不及知者。惟熹得而真知之。故滄洲之祀獨與焉。此無足怪者。性與天道。子貢之資。猶不可得而聞也。昔孔子之門。其徒三千。惟顏子。終日如愚。而獨稱為好學。然考其驗。則曰不遷怒。貳過而已。答其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然求其目。則曰非禮勿

視聽言動而已。至於肇禩陋巷。不改其樂。三月之久。心不違仁。故周子以為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動必求諸身。其所傳大學開端用力。莫先於明德之格物。中庸之書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其用力指要莫切乎戒懼恐懼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孟子之書只是要正人心。使人存心養性而已。故嘗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七篇之要。無踰於此。故侗於四子之道。發明其義者。則見於熹之集註。朗行其實者。則散見於宋史侗傳及熹之語類。與熹之弟譜所載從游之詳。文集所載侗之行狀。參侗之文。滄洲精舍告先聖文。合而觀之。則侗之道學之妙。熹之師傳之益。與侗之有功無功於世教。蓋自有不可掩者。或者以著述少侗。昔胡安國嘗請以程顥從祀。其略曰。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是可專以著述為哉。且聖賢之學。臺性而已。侗真得聖人之正學。滄洲之祀。熹嘗尊其位與敢順等

並刻於顏孟之下矣而至今不得刻於性惡荀況之下者何哉臣愚不知其所謂也臣又聞嘗集侗之言行為一編名曰延平答問歷歲既久今雖世儒之家多不能有其書伏覩

國朝性理大全五倫書所采錄者是皆性命道德之言精純明備使學者不得見侗之全書尤為可惜是宜世之知侗者少也伏望

陛下勅付大臣討論故事加侗封爵

陞祀孔子廟庭仍

詔內閣檢求其書校正頒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吾

學大明孔子之道於人使天下之學術一出於正豈小補哉臣何幸躬逢其

盛

成化二十一年七月　日

延平問答後跋

紫陽朱夫子受學于老祖文靖公之門
嘗以平日答問要語編録成書流布天
下惜夫迭經翻刻字多舛訛近荷琴川
周大叅公詳校始復其正大父仲質公
由鄉進士判無為州先君天瑞公領南
畿鄉薦拜瑞金令俱欲刋此未就習幸
知廣州府幕事遠家居取周公校正本

重新綉梓與四方學者共之庶延平尊
教之意不泯朱子尊師之心有在而先
人之志願亦得以少遂矣
正徳癸酉歳春正月吉十四世孫李習
拜識



延平李先生挺㆓絶異之資㆒躬㆓雲谷之奥㆒
上承㆓伊洛之傳㆒而考㆓亭之緒㆒其功盛矣
而不㆓自著述㆒故其論㆓道講學之言㆒後世
罕得聞焉滉滥忝都下始於天嶺朴希
元得見是書凡三篇曰師弟子答
問者晦菴夫子手編師說也曰後錄者
後人追錄晦菴稱道師說并遺文遺事
也曰補錄者琴川周木所編而補後

錄之未備者也乃告於希正圖仍以刊
以是書出之清州牧李君剛而以事至
余師希正亟以是嘆之李君亦喜符宿
旨洗還州數月功已告完乃寄書激跋
文於滉滉自惟憎陋何敢贅一辭於大
賢傳述之出耶而是書仍以刊行首
末則與有知焉故不敢固辭而於此又
有所感焉夫晦菴夫子未見先生之

前牛出入繩老之間及後見先生為學
始就正實而卒乃夫子載道統之傳是
則九原晦菴之於東牟也明彝道於天
下者皆自先生為之啓之而接受心法之
妙備載此書今驪讀之言平淡質慤若
無甚異而至自言精深浩博不可涯涘
推之極也可謂明並日月幽參造化而
至用功親切之要常不離於日用酬酢

動靜語默之際係此先生靜坐求中之說
所以未免於論於禪學而大本達道廢不
該貫者也嗚呼閑程阮生一再傳而大
學已乖湖先生孰得而正乎夫重
人之後教者無窮者頗多也而先生庶
幾焉乎是也之所以爲後學之首
宜如何哉高山景行心寧不勉作興於西林感
慨之詩未能盡私月
秋九月阮重生嘉請三十三年歲次甲寅
滉又按此書舊本後錄在師弟子答問之前
窃意兩篇皆先生之精蘊雖不可以實重本
末然一則當時之語或手札一則出於追
錄重先後次第決不可移易而今編如此抵
中原本本攷然也乃出特莊帙之人誤而倒
換之耳改置前卷雖不可易言今既刊以是

書則吾之当仍舊誤而莫之釐乎傥曽以是
告於希正剛而皆不以為不可改從而正之
矣聊淺乎此以俟後之君子有家考之爾湜
謹書

# 正保四丁亥季

# 仲夏下旬刊行



延平李先生答問後錄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
善人。他也畧不與人說往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先生終日跪坐。而神彩精明。畧無憒憧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曽著書。充養得極好。凡
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光先
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延平先生氣象好
喜。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
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
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
段計利害底往往來來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
今看得來是如此
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
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
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
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
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
是一時羅苯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
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
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
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

之云云。項之復曰。李先生涵養純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二人。叫之二三聲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其坐時固不看也。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嘗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元本無醉字。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迴後來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元本無驗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

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一本。無陳字。)復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時看過。便見道理。若却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一本。無看字。)便蹉過了多。道喪千載。兩程勃興。直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折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融。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嫠婁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

辛歲以婧。追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俟伯聞風。雍肇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秩駕

之初講議有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光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絶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得傳殉耳以沒孰云非天喜也小生北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汎閙閙侃侃勉祉推先永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談披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艱繩已掣安車昌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連涼秋已分

喜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宣言冗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九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率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祭文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生有異禀幼而頴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大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雖

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初龜山先生但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弟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内外恭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實祭謹飭稱

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飲
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
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
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
倦隨入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
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
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
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
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

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
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
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
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胷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
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
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莫書其
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

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戴
卓然見其為一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懽
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
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
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
常人之心推測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
邪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
其趣然語之而不精苟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
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

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
嘗語門人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
蹊徑不差若躐以理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
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
示人太要類此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
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
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平居惴惴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擲屋超

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嗚呼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且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已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仮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行狀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為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觀此編與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為道義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為通家子文公幼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既歸之後又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録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未務為儱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取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學者

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濫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為聰明絶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為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間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為千古計也豈容有

一毫曲徇苟合相為容悦之意哉比海王耕道舊讀此書而悚然悦之攝郡姑熟取之列之郡齋以畀學者其惠宏矣師夏贅述其所聞于後以告同學者蓋丙辰夏夜之言也幸貴其傳定戊三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延平問答上下之二冊右乃家藏之書